

秀厢村巷印记

□ 李明媚(壮族)



李道芝制作 腾讯元宝AI生成

作室多是驱车，驱车的路线是不经过巷子的，偶尔乘坐地铁，却总在出门时忘带报纸。有一回走到粥店门口时，依然没带报纸，犹豫片刻还是走进粥店，店主热情招呼，一如对待每一位进店的顾客。当我说起曾到店吃粥、并把他写入文章之事，他开心地说没想到他有一天会上报纸。我许诺“下次一定带来”，他眼里闪着的光，像孩童盼着过年的糖。

许是俗事缠身，许是潜意识里觉得“他总在那里”，这承诺竟一次次落空。直到有个周六，我特意将报纸放进包里，选择地铁出行。可到粥店门前时，发现卷帘门紧闭着，招租的告示贴在门上，底下是手机号码。我反复确认，是这家没错，“某某粥店”招牌依然醒目，却物是人非，怅然与失望如潮水漫上心口。我定了定神，拨通招租电话，电话那头是房东，以为我是想租店的，听清我想要原租户的电话后，只冷冷地抛来一句“没有”，便挂断电话。

此后，每次穿巷而过，我总忍不住望向那扇门，店门依然是紧闭的。

时光如水，不觉间进入了冬季。这天，又是周六，当我步入这条巷子，走到这家店面时，习惯性望向那里，门是打开的，几个人在里面比划着，不知道将要经营什么，但我知道店主不会再是他。

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寻常人、寻常事会在原地等候，总以为会来日方长，却忘了人生本是流动的河，有些转身，便是山长水远。还记得初见时，他正坐在角落边，忙里偷闲泡一壶茶，交谈中得知他刚到巷子开店不久，起初是在另一个地方开饭店，经营不下去了，到这里开个小本生意的粥店，薄利多销。他的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的故事，我却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了生活的不易与坚持。本以为他的粥店会一直开下去，生意会变得红火，竟未想关店会这般仓促，那张未曾送出的报纸，便成我心底抹不掉的遗憾。

同样让我心生遗憾的，还有那小堆玫瑰茄。也是一个周六的午后，经过巷子时，看见一个小地摊上堆着一小堆玫瑰茄，紫红色的花萼形似玫瑰，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这花又名洛神花，有补血美容的功效，是城市里难得

一见的风物。当时想着返程时再买也不迟，待我完成工作返程时，下起了大雨，只好打车回家，无缘于巷子里的玫瑰茄。后来每次路过，我总下意识左顾右盼，可那抹亮色，终究如流星般消逝在巷陌深处。

多次穿巷而过，我早已没了当初的局促，高跟鞋换成轻便的运动鞋，裙装换成了休闲装，挤在往来人群里，倒像个地道的老街坊。路边摊飘来豆腐花的甜香，顺手买一碗，热乎乎、白嫩嫩的，浇上一勺红糖水，边走边吃，旁若无人地沉浸在这份简单的满足里。

走着走着，被地摊上两把鱼腥草吸引，蹲下身询问。摊主大姐说这是自家屋后种的，只剩这两把了。她又指着旁边的两把“一点红”，轻声道：“都要了吧？卖完我就能回家了。”我本不会做菜，可望着她眼里的期待，便尽数买下。想起初次来这时，也曾买过一把金黄色的南瓜花，不为果腹，只为插进花瓶，给生活添一抹亮色。如今买这几把青菜，同样无关口腹，只是想为这烟火巷里的寻常人，添一分便利。

这时，接到快递员的电话，是福建茶友寄来的新茶到了。这次寄来的是刚晒制好的高山“肉桂”，于我这爱茶之人而言，无异于一份温润的惊喜。

对于茶，年轻时的我并不喜欢。十几年前去茶园采风，园主拿出上等的茶，同行人皆赞其甘冽醇厚，我却只觉苦涩难当。真正与茶结缘，是三年前在咨询山房茶研会，沸水冲入紫砂壶，在袅袅茶香里、在微苦的茶汤里，竟品出了茶的几重味道。许是人到中年，心境渐趋平和，方能尝出茶中真味。

秀厢村的巷子，一条城中村的巷子，普通而杂乱，却又自带着一套生存的秩序，每天稳稳托住那些为生活奔波的人们。就是这样一条巷子，藏有我不期而遇的欢喜，也盛有我猝不及防的错过。一碗热豆腐花，一把野菜，一小堆玫瑰茄，一张未送出去的报纸及粥店店主那壶混着饭菜香的普洱茶，皆成为巷子里或深或浅的印记，不经意间就触动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晚风渐浓，走出巷子，地铁站的灯光已在前方亮起。

白沙大桥的夜

周统宽 (壮族)

夜一登场，你又惊艳全城
二十四座柳江桥为你鼓掌
十八弯柳江水为你歌唱

白沙大桥，又迎来了一轮唐诗里的明月
一枚玉佩别在紫荆花的腰间
一顶桂冠镶嵌在唐朝书院的廊檐上
温习着柳宗元的《江雪》与三绝碑

柳江人从远古走来与我们擦肩回眸
定格这个夜晚
我们走过白沙大桥
却走不出古人嗍螺蛳的酣畅
雨斜挎着，带走了今夜的星光
河水顺不走你留下的每一行诗句

终生难与草木比肩

彭 鑫

一朵花的春天
蜜蜂嗡鸣而来，嗡鸣而去
与花朵齐平，驮着春心的徒劳
人的一生，难与蜂群同频
越爬越低，低到尘埃落定

石头上的漓江

覃科棵

因留恋漓江的山水
那天从桂林回来
我带回了几块漓江的石头
这几块石头
肯定在漓江待很久了
已被水浸润得没有棱角
每一块石头
都藏着一条漓江
还有江上的竹筏鹭影
及说不清的故事
我把石头铺在花盆上
盆景长得更秀丽了
我分明看到
每一片叶子的脉络
就是流动的漓江

蓝雪花

曹美兰

脚旁的蓝雪花，蓝得不可描述
一些花聚拢，一些花散开
枯萎与开着的都拒绝发出诱人的幽香
让人不敢惊动它干净的一生
月亮终于登场
蓝雪花缓缓吐出满腹的心事
一件件被大度的夜色接纳
四处撒欢的月光，早已忘记
那些
承诺过的

平衡木

李光镜

当更多的枫叶垂下来
必是某根枝条在上升——
某段河道就这样半掩于叶脉
像你手中半开半合的书。中间的间隙
刚好适合接纳飞鸟

你目光必须变成
开凿的姿势。在句与句间开凿小径
而从石头中
浸润出的清澈水声像阅读后的产物

每次重读都把河的石头变成了一首歌
枫叶的晃动有了新的节奏
——风，在阅读
水声下面，石头长出了鳃

老莫

□ 苏 龙

老莫，邕城亭子村人。亭子村是千年古村。

“有句老话：先有亭子渡，后有南宁城，足见我们亭子村史之悠久。”老莫逢人介绍，神情飞扬。

提到村子的历史，老莫说得口水飞溅：“据说，宋代名将狄青统帅大军到宾州平定叛乱，后率军队南下，到了邕江南岸，发现这一带依山傍水，土地肥沃，与邕州仅一江之隔，水陆交通甚为方便，便传令大军停止前进，在这里屯兵。亭子是‘停止’的谐音，我们亭子村就这么来的。后来部分将士留下戍边，与当地人通婚联姻。我们就是那批将士的后裔。附近的白沙、平西、淡村、新屋等村村都是那批将士的后裔。”

我是参加诗词写作班认识的老莫。对于写格律诗需要掌握的入声字，我很是头疼。比如，“黑”“白”等字现代发音是平声，在古代却是入声字。老莫却轻易辨别入声字，随便考他一个字，对照平水韵表一查，他答得都对。

我很是惊讶：“老莫居然把平水韵背得滚瓜烂熟！”

老莫摇摇头：“这都拜我们讲的平话所赐。”

“咦？你们平话跟掌握格律诗的入声字

有什么关系？”

“我们平话调高而音促，使得我们更加好辨认入声字。随便挑一个字出来，用我们平话读，如这个字念得轻柔绵长，这个字就是平声字，如念得急而促，它就是入声字。”

老莫写古体诗，也写现代诗。一次邕城某诗社组织诗歌朗诵会。别人都用普通话朗诵，他用平话朗诵，声调高昂，抑扬顿挫。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安排了餐叙，我跟老莫同一桌。

“老莫，你们说的话为什么叫平话呢？”

老莫眼睛发亮起来，滔滔不绝：“听老人说，因为我们亭子是宋朝平南军屯兵之地，所以又叫‘平南村’，讲的话自然就称为‘平南村(人)话’，简称就是‘平话’。”

我开玩笑说：“有史料证明吗？”

老莫一定认为我不相信他的话，原本泛红的圆脸黑下来，说：“我查了地方志，里面也是这样记载的！”

我笑看说：“我也查过，里面也只是写有‘据说’字样，还是后人考证的呢。”

老莫急了，声音高昂起来：“不管你信不信，事实就是事实，失陪了。”他起身，鼻子哼哼往外出走，留下一脸惊愕的我。

好久不见老莫了。应该是我说的话恼到了他，我狠狠抽了自己几个巴掌。

突然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一脸兴奋：“老弟，我刚去山东旅游回来，收获甚大。”

老莫联系我了，我自然很开心，接他话说：“好客山东，齐鲁文化之乡嘛，文化底蕴深厚，自然收获多多。”

“还有更大的收获呢。”

“说来听听。”

“有一天在餐馆吃饭，我边吃边打电话。隔桌一个老者看着我。你知道的，我们平话就是调门高，声音顿挫，应该是影响到了他了。放下手机，我赶紧赔笑脸，正想跟老

者道歉，老者却用他本地语言跟我说话，调门也是急促，我基本听得懂。我们用各自语言交流了好长时间，还知道了我们一些用语都是相同的，比如，喝酒这词，我们都是说吃酒。老者告诉我，他祖上当年有不少人作为平南军跟随狄青将军南征岭南。那真的是一场神奇的双向奔赴，好像上天安排好似的。”

我听得热血沸腾，说：“老莫，这样来说，你上次提到的平话来源，我信了。”

电话那边传来老莫爽朗的笑声：“今晚我要多喝几杯。对了，明早我去拜访你，顺带送两本书你，我自己出版的诗集。”

第二天，老莫果然来找我，后背头梳得油亮，手提购物袋，说话间嘴巴冒着酒气，估计昨晚喝了不少。我热情让座，烧水泡茶招待他。

老莫抿一口茶，起身，从购物袋摸出他的诗集，双手递给我。那个上午，我们边喝茶边聊诗，很惬意。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我起身要煮午餐招待他。他说随便吃点东西就行，在房间瞄了一下，他指着书架上的方便面说：“就搞这个，省出时间聊诗。”

喝茶就是尿多，老莫走出房间，拐向卫生间。

早就有烧开了的水，我撕开方便面盖子，倒水，放料。可盖子翘起来，我就随手拿老莫送的两本书盖上。做完这些去找老莫，他却不见了。急忙奔到大门口，门卫大哥告诉我，那个胖子已经骑电驴走了。

打手机不接，发微信也不回。老莫怎么了？我满脑瓜问号回到办公室，这时一股大风从窗外刮进来，翻得什么东西哗啦响。我定睛看，原来声响是那两本书，那两本压在方便面盒盖上的两本书。

我心一沉，那可是老莫送我的诗集呀。

(作者系本报签约作家)